

失戀中途站

我在杏花邨租個小小的單位，常有朋友來串門子，通宵看世界盃，或打麻將。聽有朋友說，那套(CD)，就是那時候。那房子還是一些朋友失戀，或者轉工之間的中途歇站。有次有男性朋友給女友甩了，女的瞞着他結婚了，又想吃回頭草，暗示想...

一碗麵的早餐

其中陸巷古村更是遊覽的重點，古村背山面湖，東邊是莫厘峰，南邊是碧螺峰，西邊是太湖，明清時漸成村落，目前僅餘三、五個，還保留有當年高堂巨宅、雕樑畫棟，目前僅餘三、五個，還保留有當年高堂巨宅、雕樑畫棟，目前僅餘三、五個，還保留有當年高堂巨宅、雕樑畫棟...

不尋常的光與影

這本《山光水影》，是她的年輕作品，書後的作者照片，也年輕得很，和現照對照。這本談生活、寫山水、說藝術、描人物。他土生土長，對香港的山水水、街頭巷尾的人、事、物，都懷有濃厚的感情，他說：

「我常想把我和風景記下來，不是為了紀錄，而是存心留神。寫東西幫助我學習觀看，找尋事物的意義。我接觸的多是平凡的人物，尋常的風景，於我有道義。」



重溫這部舊書，悼念一位逝者。作者提供圖片

聖誕期間，閉門山居，整理書齋，翻出了也斯的《山光水影》(香港：博益出版集團有限公司，一九八五年十月)，大喜。一部出版了二十多年的書，紙質已變黃，但面相仍好，只有些微痕跡。新年期間外遊，攜之於途，客棧燈下，展之重讀，年輕的也斯，如鏡像般浮上心頭。

「我沒有追問是什麼病。我對那微候並不想探究；相反，一種無常的感覺像連綿那樣擴散開來。尤其奇怪的是，這感覺是由一個我平素沒有很深感情的人那兒傳來的。」

翠神

伍淑賢 上世紀五十年代紅歌星Paul Page 逝世，令人緬懷她的名曲 I Went to Your Wedding 和 Tennessee Waltz。上星期在跑馬地一家西餐廳吃午餐，坐在小窗前，吃著意粉，背後是蔭蔭街，餐廳就在不停播她的金曲。還不止，中間還夾了 Engelbert Humperdinck 的 The Last Waltz...

海闊天空

蘇狄嘉 在南京停留兩天，只為要遊來石壩。市內景點多已過，乏善足陳，再次夜遊夫子廟秦淮河，絲毫感受不到金陵舊貌遺風。猶幸在南京金陵飯店得嚐了水準始終絕佳的鹽水鴨，美食填補了心靈的失落！

高雅與低俗

他們是一對同姓的堂兄妹，都同樣是正當妙齡的單身，也是這一家庭的唯一繼承人。自從家族中最後一位長輩過世後，除了各自的帳戶上多了一大筆款項外，還選這對年輕男女同時承繼了一棟位於都市近郊的兩層樓的舊宅，改變了直在城市租屋居住的窘境。

「我聽席上有人這麼說。」「哦，不是。只能說其中有百分之五十是我名下的。」「只有一半？那另一半呢？」「是屬於您未婚妻的吧。」「朋友們津津有味地繼續著同樣的話題。」「不，其他那一半是屬於我堂妹的。」

恩旋天地

梁振英上任後首個施政報告，三台出，事關港人前途，各方拭目以待之際，抵港履新仍在蜜月期的中聯辦主任張曉明，在出席各界青年聯誼會上，主動向記者發表談話，他的金句是：「西環不治港，西環要盡職。」

淑梅車

老友女兒廿二歲，自畢業後一直希望創出自己的一片天，去年十月，與友人一起參加澳洲工作假期，開展了採摘葡萄的日子，原來農莊主人將貨棧改裝成員工宿舍，年輕卻享受那兒的生活，每天照常 WhatsApp，只說彼此好熱，超過四十度！

無稽之談

彰顯他的大度，有原則，有主張。相信在他領導下的中聯辦，在港所擔當的角色將更有作為。事實上，這與中央政府長期以來對港政策是一脈相承的，只不過，回歸祖國已逾十五年的香港，更應該全面準確理解和貫徹執行「一國兩制」的方針，尊重和維護基本法的權威。

港人之福

「黑色星期二」，約有二百人喪生，當時好友兒子正在森林參加婚禮，忽然山火爆發，交通通訊全截斷。他們躲在安全地方，缺水缺糧，足足廿四小時後才獲救，報章上還刊登了一對新人及賓客劫後餘生的歡欣模樣。他們這些年輕人不知道家人憂心得死去活來，連我這個香港人也同樣失眠。

生活語錄

吳康民 回睇人生，雖沒有跌宕曲折的經歷，但也可分為三個階段。少年期抱科學救國理想。生於國家苦難、列強侵略、戰火紛飛的年代，天真地認為列強及日本能欺騙中國，在於我們科學不發達，兵器不如人，工業落後，國不富兵不強。縱觀西方強國，都不是以農立國的國家。童年時居於香港，日貨傾銷，兒童玩具和家庭用品都是廉價的日本貨。日貨是廉價而物美，而且往往冒充德國貨以欺騙國人。九一八事變，港人號召抵制日貨，以至丟棄日貨，街頭到處見有丟棄的日本玩具。

人生三階段

加上讀中學時喜歡化學，於是升讀大學時選擇化學工程，以償科學救國心願。這是人生的第一階段。畢業時內職正副，社會動盪，科學救國無從。家人介紹到香港愛國學校從事教育工作，認為培育後代，作為喚醒新中國以至建設新中國。



網上圖片